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 与群众性癫狂

大癫狂

《财富》杂志鼎力推荐的「5本商务必读书之一」
《金融时报》评选的史上最优秀的「10部金融作品之一」

「英」查尔斯·麦基 / 著
崔晖 郭晓露 / 译
刘占彬 / 译校

打开金融世界与投资之门的『金钥匙』
畅销200余年的全球投资者必读『圣经』
变化的是故事，不变的是人性。太阳底下没有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大癫狂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
与群众性癫狂

「英」查尔斯·麦基 / 著
崔晖 郭晓霞 / 译
刘占彬 / 译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 (英) 查尔斯·麦基著；
崔晖，郭晓霞译.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ISBN 978-7-5164-1848-2

I. ①大… II. ①查… ②崔… ③郭… III. ①群体心理学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0250 号

书 名：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作 者：(英) 查尔斯·麦基

译 者：崔 晖 郭晓霞

责任编辑：李 坚

书 号：ISBN 978-7-5164-1848-2

出版发行：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编：100048

网 址：<http://www.emph.cn>

电 话：总编室 (010) 68701719 发行部 (010) 68701816 编辑部 (010) 68414643

电子信箱：qiguan1961@163.com

印 刷：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170毫米×240毫米 16开本 24.75印张 356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前言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国家如同个人一样，都有其虚妄和怪癖，也有其冲动和鲁莽的时候。当国家冲动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在突然之间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一事物，并疯狂地追求它；成千上万的人会同时被一种幻象所迷惑，直至其注意力被下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东西吸引为止。我们曾经看到，有的国家在忽然之间陷入了疯狂的战争狂热之中，也有的国家突然因宗教恐惧而疯狂，直至血流成河、哭声盈野，留给子孙后代无数苦痛，它们才会恢复理性。据欧洲早期史书记载，有些欧洲人一度痴迷于耶稣的埋骨之所，疯狂地涌向圣地；有一段时间人们因害怕恶魔而疯狂，用成千上万人向巫术献祭；还有一段时期，人们变得痴迷于炼金术士的灵丹妙药。

在欧洲许多国家中，人们曾经认为，用慢性毒药杀死敌人并非不可饶恕的犯罪。那些厌恶刺穿敌人心脏的人们便开始毫无顾忌地使用慢性毒药。就连出身高贵、温文尔雅的女士们也感染了这种谋杀的风气，在她们的支持下，施毒渐渐变成了一种时尚。尽管有些虚妄的想法令所有人感到厌恶，但还是流传了很多年，如决斗、对预言和占卜的迷信，其在文明的、有教养的国度里的流程度不亚于在其发源的野蛮国度。同样，金钱

也再一次成为大众幻觉的诱因。理性的国民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孤注一掷的赌徒，把他们生存的赌注押在一张倒扣着的纸片上。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追溯历史上最著名的妄想。有句话说得好，人是群体思考的动物，我们将看到他们集体发狂，而恢复理性却非常缓慢，而且是一个一个地。

在现代文明中，社会总是显示出一种重复上述蠢事的趋势。这种迷恋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抓住了整个民族的灵魂。法国携其“密西西比计划”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著名的例子，英国携其“南海泡沫”紧随其后。更早一些，因令国民疯狂地爱上郁金香而使荷兰人在世界眼中更加可笑。这些妄想的可悲之处是它们的最终结果，而它们的发展历程却令人捧腹。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还有比1635年和1636年发生在荷兰或1719年和1720年发生在法国的事件更加荒唐且更令人痛苦的闹剧。根据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排序，我们应该从约翰·劳和著名的密西西比阴谋开始讲述我们的历史。

目 录

第一章

金融投机——密西西比计划

- 约翰·劳的传奇 / 001
劳氏银行的诞生 / 006
密西西比计划的疯狂 / 008
一桩血腥的谋杀案 / 014
全民癫狂的回光返照 / 015
怀疑风潮 / 019
法兰西的愤怒 / 021
法国人的觉醒和约翰·劳的下场 / 024

第二章

金融投机——南海泡沫

- 南海公司的诞生 / 031
南海泡沫之歌 / 035
疯狂中的清醒 / 038
最后的疯狂 / 044

末日审判 / 048

疯狂的终结 / 056

第三章

郁金香狂热

绝世奇花 / 059

郁金香的疯狂与陨落 / 063

第四章

奇怪的圣物崇拜

第五章

近代预言家记事

末世恐惧 / 072

米兰大瘟疫与魔鬼投毒事件 / 075

伦敦大洪水 / 077

受人尊敬的预言家们 / 078

伟大预言家梅林 / 083

神奇的尼克松 / 085

第六章

大盗的赞歌

- 侠盗罗宾汉 / 088
有骑士精神的城市游侠 / 089
欧洲各国的成名大盗 / 092

第七章

政治和宗教对头发和胡须的影响

- 英格兰扫除长发习俗 / 097
法国长发争端 / 099
彼得大帝专制法令 / 100

第八章

四处蔓延的决斗之风

第九章

十字军东征（上）

- 去往圣地的朝圣者 / 133
彼得与教皇的密谋 / 136
一群宗教狂热分子 / 140

- 打着圣战旗号的侵略军 / 142
初战失利 / 144
卷土重来的新一代十字军 / 146
惊恐的拜占庭皇帝 / 148
尼西亚之战 / 149
穆斯林的反击 / 151
鏖战安条克城 / 152
圣天使的鼓励 / 156

第十章

十字军东征（下）

- 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对抗 / 165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 166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 174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 181
被贩卖的“儿童十字军” / 185
第六次东征和第七次东征 / 186
第八次东征 / 190
圣地迷狂的终结 / 196

第十一章

杀人于无形

- 托马斯·奥弗伯里投毒谋杀案 / 201

詹姆斯一世之死 / 206

到处盛行的投毒之风 / 208

第十二章

幽灵之屋

鬼屋事件 / 219

雄鸡巷事件 / 225

苏格兰幽灵屋事件 / 230

第十三章

疯狂的炼金术

格伯、阿尔法拉比和阿维森纳 / 235

阿尔伯特·麦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纳 / 237

阿特费乌斯 / 239

阿兰·德·利勒和阿诺尔德·德·维尔诺 / 240

彼得罗·德·阿波恩和雷蒙德·卢利 / 241

罗杰·培根和大主教约翰二十二世 / 245

让·德·莫恩和尼古拉斯·弗拉梅尔 / 246

德国的炼金术

——巴西尔·瓦伦丁、特里尔的伯纳德和特里特米乌斯 / 251

吉拉·德·拉瓦尔、德·雷斯元帅和雅克·克尔 / 255

14~15世纪的二流炼金术士 / 261

第十四章

16~17世纪对炼金术的进一步痴迷

- 奥古莱洛和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 / 263
帕拉塞尔苏斯 / 267
乔治·阿格里科拉和丹尼斯·扎卡伊尔 / 269
约翰·迪博士和爱德华·凯利 / 273
世界公民——塞顿和森迪沃奇 / 280
罗森克鲁兹教派 / 283
雅各布·博曼和毛摩斯 / 290
伯利 / 291
17世纪的二流炼金术士们 / 295
让·得利斯勒 / 298
德·圣热尔曼伯爵和卡格里奥斯特罗 / 305
炼金术的现状 / 320

第十五章

人类愚妄的状况

- 占星术 / 324
巫术概述 / 328
解梦术和征兆信仰 / 330
催眠术师 / 337

第一章

金融投机——密西西比计划



全世界满脑子想着赚大钱，
一些人在私下里自营公司，
不惜发行新的股票吹大牛，
再用虚名诱惑世人，
先建立新的信用，之后再让股票贬值；
让无中生有的股份变成了资本，
人们为了金钱聚在一起，却又横眉冷对，争吵不休。

——丹尼尔·笛福

约翰·劳的传奇

谈到密西西比大阴谋，约翰·劳这个人不得不提，他的性格、职业经历与发生在1719年到1720年的那场大阴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可以说是整个密西西比阴谋的幕后推手或者始作俑者。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约翰·劳是一个十足的大骗子，甚至有人说他是流氓、疯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点也不足为怪，因为他的一个计划，害得那么多人为此赔上了身家性命。那些让人痛心疾首的不幸后果被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也许叫他骗子或疯子还算轻的呢。

然而，人们逐渐发现如此对待他是不公正的。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与其说他设计欺骗他人，不如说他也是受害者；与其说他是罪犯，不

如说他只是一只替罪羊而已。

客观地说，约翰·劳的确是一个出色的金融专家，他对信用理论、原则了如指掌，同时代的人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金融问题。他建立的金融系统崩塌如此之快的原因并不在他，而是在那些推波助澜、渴望快速攫取金钱的人们，那些协助他建立整个金融体系的人们。

约翰·劳没有料到整个国家、整个人群会陷入如此巨大的一场贪婪的狂潮之中。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人的自信居然可以像怀疑一样无限制地增长、膨胀；而希望有一天也可以转化为恐惧四处蔓延，最终吞没一切。他又怎能够预见，法国人会像寓言中描述的那样，在金钱的疯狂诱使下，杀掉那只曾经带给他们无数只金蛋的鹅呢？

劳的命运就像第一个从伊利湖驶往安大略湖的冒险船夫一样。当他出发的时候，水面还是一片平静宽广，他的航行既迅速又惬意，这时，又有谁能阻碍他的航行呢？可是，不一会儿，一幕巨大的瀑布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但是他却依旧沉浸在悠然自得的航行之中，对前方的危险一无所知。当他回过头来发现自己的处境时，为时已晚，之前让他心旷神怡的湖面，现在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他试图原路返回，但发现水流实在太湍急了，自己显得十分渺小，以他微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与之抗衡。随着时间的流逝，劳和船距离这洪水猛兽般的瀑布越来越近。终于，他被浪打翻在水中，他的身体和小船都狠狠地撞在了岩石上。汹涌的湖水携卷着他和小船一同坠入谷底，时而翻起滚滚的水浪，但很快就又重归于平静。约翰·劳和法国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劳是水手，而法国人就是湖水。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法夫（Fife）的一个古老家族中的幼子，继承了家族的产业，继续从事金匠和银行家的营生。借助这些生意，他积累了一大笔财富，这些财富足以满足他在名字前加上一个地名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是他的同胞们的普遍追求。出于这种考虑，他买下了劳里斯顿和兰德尔斯顿两处地产，从那时起就被人们称为“劳里斯顿的劳”。

我们这部回忆录的主人公约翰·劳是家中的长子，刚满14岁他就被送到父亲的会计室中做了学徒。他在那里辛苦工作了3年，逐渐掌握了苏格兰银行的操作规则。他从小就表现出对数字的热爱，对算术的精通令人惊讶。17岁的时候，他已经长得又高又壮，身材健美，尽管脸上因出天花而凹凸不平，但依然很英俊，看起来充满智慧。这时，他开始不务正业，整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女人堆中他也备受青睐，女人们都管他叫“俊俏的劳”。而男士们则对这个纨绔子弟嗤之以鼻，称他为“浪荡子约翰”。1688年，劳的父亲去世

后，他彻底抛开了繁冗琐事，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房产的收入来到伦敦，打算去见见世面。

他非常年轻且十分自负，长相英俊且相当富有，再加上放荡不羁，难怪一到伦敦就开始大肆挥霍。他很快就成了赌场的常客。凭借着对输赢概率的精确计算，他赢了不少钱。所有赌徒都羡慕他的好运，许多人都跟着他下注。

在情场中他同样非常幸运，上流社会的名媛们都会对这位年轻、富有、诙谐、彬彬有礼的漂亮的苏格兰人报以优雅的微笑。然而，在度过了9年花天酒地的生活后，他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赌棍”。随着他沉迷于赌博无法自拔，他丧失了原有的谨慎，输了钱后只能靠更大的赌注才能翻本，终于在一个倒霉的日子里，他输得只能靠抵押家族的房产才能还债。他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了。

与此同时，他的风流也使他身陷麻烦之中。他和一位名叫维莉尔丝的女士（伊丽莎白·维莉尔丝女士，后来成了奥克尼伯爵夫人）之间的风流事招致了一位威尔逊先生的嫉恨，约他进行决斗。劳接受了，但倒霉的是他当场射杀了对手，当天他就被逮捕归案，威尔逊先生的亲属以谋杀罪的名义起诉了他。法庭认定他有罪，并判处死刑。但考虑到他只是过失杀人，判决也被减为罚款。死者的一位兄弟提起上诉，劳被拘押在最高法院，可他却神奇地逃之夭夭了。至于是怎么逃走的，他从未向人提过。治安官因此也遭到起诉，他们在报纸上通缉并悬赏捉拿约翰·劳。在通缉令中，他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人物：“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26岁，身材瘦削，身高6尺以上，皮肤黝黑，相貌端正，脸上有麻子，大鼻子，言语粗俗，声音洪亮。”这更像是对一个漫画人物的描绘，对他的逃跑更加有利。

劳成功抵达了欧洲大陆。他在这里整整游历了3年，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研究各国货币和金融事务上。他在阿姆斯特丹滞留了几个月，并做了几笔国债投机买卖。白天他致力于研究金融和贸易规律，晚上则去赌场。人们通常认为他在1700年回到了爱丁堡，在那里他出版了名为《组建贸易委员会的提案和理由》的小册子，但并没能引起多少关注。

不久之后，他又提出了建立所谓“土地银行”的计划（当时的人称之为“流沙银行”，因为它会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害），这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永远也不能超过这个国家所有土地的价值；在正常的利率下，或者与土地价值相当；拥有这些货币的人，在特定的时间有权被认为拥有土地。这次，他的提议在苏格兰议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个名叫“飞行中队”（Squadrone）的中立党派甚至提出了建立这样一家银行的动议。约翰·劳对此很是兴奋，但是

议会最终通过决议，认为发行任何种类的信用券并强行推广对国家来说是很不明智的。

土地银行计划的失败，以及希望赦免其谋杀威尔先生罪行的努力落空，使他不得不离开苏格兰重返欧洲大陆，并重操赌博旧业。随后的14年，他游荡于弗兰德斯地区、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地。很快，他就对各国的贸易和资源了如指掌，并日益坚定了他的信念：如果没有纸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繁荣！在整整14年中，支撑他的似乎依然是他最擅长的赌博。他在欧洲各大主要城市著名的赌场中声名显赫，没有人比他更精于利用错综复杂的概率创造机会。

据《世界传记》记载，劳先是被地方长官驱逐出威尼斯，之后又被赶出热那亚，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游客会让当地年轻人都去赌博。

在巴黎逗留期间，劳引起了警察总长德·阿金森的厌恶，责令他离开。但这一驱逐令没能执行，因为他在沙龙里认识了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和奥尔良公爵，特别是奥尔良公爵，注定要在未来对他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对这位充满活力且判断力极强的英格兰冒险家十分赞赏，并承诺成为他的保护人，而劳对这位王子的才智和友善也非常推崇。他们经常参加彼此的社交活动，劳也不失时机地向这位离王位最近且注定要在不久之后对整个政府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公爵灌输自己的金融主张。

1708年的某一天，约翰曾向审计长德斯马雷提出了一个财政计划。据说路易十四责成手下去调查提案者是否是天主教徒，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断然拒绝了该计划。

遭到拒绝后，劳来到意大利，但是他对财政计划仍然念念不忘。于是他向萨伏伊公爵维可多·阿马德斯提出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土地银行，公爵回复称自己的领地太小，无法实施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并称他的国家太穷，经不起折腾。不过，公爵建议他再到法国国王那里试试运气。以公爵对法国人的了解，他相信法国人会欣赏这一计划，不仅因为它很新颖，而且因为它似乎很合理。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王位的继承者是一个年仅7岁的孩子，奥尔良公爵则被指定为摄政王，辅佐年幼的国王管理朝政。劳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十分有利。好运近在眼前，只要能把握住，机会的浪潮就会把他送到财富之地。摄政王是他的朋友，而且非常了解他的理论和抱负，更重要的是，摄政王愿意不惜代价支持他恢复法国的信用，由于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长期挥霍无度，法国的信用已经荡然无存。

因此，路易十四刚刚入土，公众压抑已久的怨恨就爆发了。生前他听到了

太多的阿谀奉承，死后却被骂成“暴君”“死硬派”“强盗”。在人们的咒骂中，他的雕像被砸得稀烂，画像被撕成碎片，他的名字也成为“自私”“压迫”的同义词。军事上的荣耀已经被遗忘，人们记住的只是他的奢侈和残暴。

法国的金融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国王的奢靡与堕落，再加上大小官僚的竞相模仿，将法国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国家的债务高达30亿里弗，每年的收入只有1.45亿里弗，支出却需要1.42亿里弗，也就是说，每年仅有300万里弗来支付30亿里弗债务的利息。摄政王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要想出一个办法来应对如此巨大的危机，并迅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讨论这件事情。

圣西蒙公爵认为只有采取一个大胆且危险的措施才能避免在法国爆发革命。他建议摄政王召集议会并宣布国家破产，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包容的、很有涵养的诺阿勒公爵的坚决反对。诺阿勒公爵认为这种应急措施是一种欺诈性的、毁灭性的做法。摄政王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孤注一掷的补救措施被否决了。

尽管承诺维持公平，但最终采取的措施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第一项措施，也是最无诚信的措施，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国家下令重铸货币，通过这种方式令货币贬值1/5。人们将1000枚金币或银币送到造币厂，可以取回等额的硬币，但是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4/5。借助这项“发明”，国库赚了7200万里弗，而国家的商业运作则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小规模关税平息了人们的不满，人们只看到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却看不到大祸即将临头。

政府随即组建了一个仲裁委员会，对贷款承包商和包税人展开调查。收税员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受欢迎的，那个时期法国的收税员更是令人恨之入骨。当人们听到包税人以及他们手下大批的“走狗”要为自己的劣迹承担责任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主要为这一目的而组建的仲裁委员会，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其组成人员包括议会主席、各委员会的领袖及司法机关的大法官，主席是财政大臣。委员会鼓励人们举报各种犯罪行为，并允诺将罚款或充公财产的1/5作为奖赏。被检举人隐匿财产的1/10也将奖励给检举者。

法令一经颁布，立即令那些侵吞巨额公款的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但这并没有赢得人们的同情。针对他们的诉讼证明他们的恐惧是有理由的。巴士底狱很快就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的监狱也关满了罪犯或是嫌疑人。政府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旅店或驿站向企图逃跑的人提供马匹，任何人都严禁藏匿或协助他们逃跑，否则将面临重罚。有些人被判戴枷示众，要么被罚做苦役，罪行最轻的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只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这个人名叫塞缪尔·伯纳德，是一个富有银行家，并且是一个远离巴黎的税收承包人。这个被当地人称

为暴君和独裁者的银行家的非法收入数额非常巨大，为了逃避制裁，他愿意出600万里弗，相当于25万英镑。

他行贿未果，被执行死刑。另一些人的罪行可能更严重，但却要幸运得多。由于他们把财产藏了起来，因此他们被没收的财产还不如罚款多。严厉打击之后，政府放宽了处罚，对所有犯法者统统以收税的名义处以罚款。但是，腐败已经渗透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国库并没有增加多少收入，大部分赃款都流入了官员、官员妻子和情妇的口袋之中。为了避免罚款和惩罚，这些官员背后的女人们，也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目标，这些不法分子对她们大献殷勤，以寻求庇护。有一个承包商，根据他拥有的财产和所犯的罪行计算，他应纳税1200万里弗，但有一位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伯爵大人告诉他，若能给自己10万里弗，便可被免除罚款。谁料这位承包商却说：“朋友，你说的太迟了，我已经和你的妻子达成了交易，她只要5万里弗”。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征收了1.8亿里弗的税收，其中8000万里弗用于偿还外债，其余的1亿里弗都以各种方式流入了官员的口袋之中。曼特农夫人在论述这一事件时写道：“我们每天都听说摄政王有新的拨款；对于以这种方式使用从挪用公款者那里讨回的钱财，人们都心存抱怨。”在最初的愤怒平息之后，人们普遍开始表达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对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却收效甚微感到气愤。他们没有看到从一群恶棍手中掠夺财富却让另一群恶棍大发不义之财有什么公正之处。短短几个月之内，更多的罪犯受到了惩处，而仲裁委员会也开始在更卑微的人群中寻找牺牲品。由于向告发者许以重赏，具有良好品质的商人被指控欺诈和巧取豪夺。他们不得不公开自己的隐私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人们的抱怨声四起，在仲裁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政府感到终止这些举措是明智的。仲裁委员会被解散了，那些无辜遭到指控的人们也得到了赦免。

劳氏银行的诞生

在这场金融混乱之中，约翰·劳隆重登场了。没有人比摄政王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国家悲惨的境况，也没有人比他更讨厌承担起力挽狂澜的责任。他不喜欢商业，经常不加考察签发官方文件，并把自己分内之事委托给他人处理。身居高位而需要承担的责任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他知道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但他没有精力去做，也不愿为此牺牲自己的安逸和享受。由于具有这样的性格，也就难怪他会乐意接受那位他早已熟识且赏识其才能的聪明的冒险家提出的能够轻易实施的伟大计划。